

齐人 译 刘照华 校

群 众 出 版 社



联邦情报局内幕

(德) 海因茨·霍内 著
赫尔曼·措林

联邦情报局内幕

(德) 海因茨·霍内 著
赫尔曼·措林

齐 人 译
刘 照 华 校

一九八七年·北京

THE GENERAL
WAS A SPY

原书由汉堡霍夫曼和卡姆佩出版社1971年出版。

本书根据美国纽约科沃德、麦卡恩和盖根公司出版的英译本1972年版本译出

联邦情报局内幕

(德)内因茨·霍内赫尔曼·措林 著 齐人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5印张 236千字

1977年 5月第1版 1987年 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314 定价：2.10元

印数：00001—17000册

目 录

第一章	隐身人.....	(1)
第二章	东线的奇迹.....	(14)
第三章	在党卫军的阴影下.....	(35)
第四章	变节.....	(59)
第五章	层层的情报人员.....	(110)
第六章	盖伦组织的人员、组织和方法.....	(149)
第七章	向莫斯科进军.....	(172)
第八章	追踪“国家之敌”.....	(198)
第九章	控制联邦总理.....	(219)
第十章	东德的反击.....	(245)
第十一章	轴心的断裂.....	(264)
第十二章	费尔弗案件.....	(288)
第十三章	联邦情报局的危机.....	(315)

第一章

隐身人

他的敌人称他是欧洲最危险的人物，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人们甚至认为这个“本世纪的间谍”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只要他一出现，任何保险柜或机密文件就似乎很难保全。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一露头，人们就以他为中心编造种种的故事。他脚穿胶底鞋，走起路来悄然无声，他总是戴着一副墨镜叫人看不清他的面孔。他很少以真名实姓出现；他在整个掌权时期，几乎没有接见过一次记者；他还回避摄影记者。

他隐姓埋名，非常成功地给自己罩上一种神秘的光圈，于是肤浅的观察家以为他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一位法国作家怀疑他就是“联邦共和国的总理”；一位美国撰稿人认为他甚至操纵着美国的权力杠杆，他有权开除华盛顿的一些庸碌无能的间谍将军。希特勒时期的一个德国流亡者认为，如果有盖伦主谋，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报界在描述他的活动时给他取了数不清的绰号。《瑞士世界周刊》称他是“掩面人”；《西德汇报》说他“有一千只耳朵”；《星期日世界报》则称他为“隐身人”。他的一个对手前中校弗雷德利希·威廉·海因茨说他是一个集马塔·

哈里和鲁登道夫将军两人的智慧于一身的人物。他的死对头东德作家尤利乌斯·马德尔说他是“以险恶的活动扼杀欧洲和平与进步的‘黑手’”。

这个变幻莫测的人物就是现在已经退休的赖因哈德·盖伦少将。直到1968年，他一直是波恩资格最老的公职人员（部长级局长）之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东线情报处处长，随后他创建了联邦情报局并担任第一任局长。他肯定能够在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他同威廉·斯蒂贝尔、瓦尔特·尼古拉、威廉·卡纳里斯和赖因哈德·海德里希都是德国间谍史上的大人物，但他没有遭到他的那些前辈的厄运，因为那些人都丧失了对他们在事业鼎盛时期所建立的机构的控制权。

盖伦还有权认为自己取得了另外一些举世无双的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比俄国以外的任何人都了解俄国的战争潜力，在1945年——46年，他是唯一的带着他未遭清洗、工作未曾中断的整个机构转而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服务的德国将军。他建立了一个西德谍报组织，整个西方世界多年来一直认为这个组织最了解东方的情况。

他使德国情报机关完整无损地度过了1945年5月的灾难，可算成功地完成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项业绩。除了邮政局和铁路部门以外，只有联邦情报局算是从普鲁士—德国时期一直完整保留下来的唯一的官方机构。另一个突出的因素是：对盖伦领导的那个组织的成员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从未结束。自从希特勒入侵苏联以来，盖伦手下的很多工作人员就一直站在反苏十字军的前列，他们认为冷战在逻辑上只是1941年发动的战争的继续。

因而这位联邦情报局第一任局长和他的亲密同僚经常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个宣布同纳粹的过去彻底决裂的国家，竟会吸收一些前纳粹德国国防军军官、前军事情报处成员、甚至前党卫军成员来搞情报工作，这到底是什么历史条件和政治条件造成的呢？

盖伦现在靠国家养老金生活，他26年来从未打算让全世界明白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他通过自己特有的故弄玄虚的作法，给联邦情报局的兴起、成功——当然也有失败、裙带关系、贪污腐化和效率下降等等——蒙上了一层面纱。

在盖伦退休很久以后，联邦情报局内部还执行着他的严格指示：不让任何局外人洞悉这个神话般组织的内情。联邦情报局的工作程序和人事情况大部分仍然保密，只有为数不多的创始人才了解它的结构和内部职责的分工。他甚至不准泄露联邦情报局的前身、1945年被解散的总参谋部“东线情报处”的历史。他训告每个前“东线情报处”军官不得外传他所知道的情况。盖伦的理由是，把“东线情报处”的情况公诸于世就使敌人能够推断出联邦情报局的工作程序。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莫斯科早已掌握了“东线情报处”的全部资料。1945年以后，盟国已把“东线情报处”的文件拍成了微缩照片，谁都可以得到，多少年来，苏联历史学家一直在使用这些文件。

这种施放烟幕的策略是盖伦给他本人和他的组织罩上一种神秘气氛的典型手法。在他工作时期，他在外出时经常用的假名是“施奈德博士”。他喜欢他的工作人员称他为“博士”。他住在施塔恩贝格湖边的一个村庄的小巷里，门牌是29号，这是美国情报机构花了25万马克为他购置的一所房

子。除了夜间以外，他从不到他的邻居家里串门。

1954年，一家画报的记者沃尔夫冈·施拉普斯去采访盖伦，人们对他说，根本就没有盖伦这么一个人。当他到普拉赫情报总部敲门求见这位将军时，一个美国陆军上尉急忙走过来说，他不知道有盖伦这么一个人。施拉普斯回敬道：

“你也许知道有一位‘施奈德博士’吧？”这个美国人说他不知道。他想了一会，然后问道：“你要找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施拉普斯答道：“盖伦。”这个美国人的回答则是：

“从未听到这个名字。”

盖伦甚至极力地让他的家属和邻人也参加他的捉迷藏游戏。他的儿子费里克斯—克里斯托夫在向朋友们介绍他的父亲时总是说他是“一个专利权推销员”；村里的人也乐于掩护他们的詹姆斯—邦德^①，不让记者们找到他。盖伦经常讲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焦虑不安的药剂师打电话给我，他看到一辆形迹可疑的汽车，车里的人一直在打听我。你看人们就是这样提醒我。”盖伦叫警方注意这些人，最后警方查明，这些可疑的来客是英国广播公司和电视台的记者。警察和村民把他们引向偏僻、肯定找不到盖伦的地方。

由于缺乏消息来源，一些撰稿人和记者给盖伦编造了一系列越来越不象话的故事。一系列的虚构、假设和胡言乱语简直是没完没了。例如，一家伦敦报纸说盖伦是一个普鲁士贵族，其实他出身于中产阶级。《世系手册》说他生于布雷斯

^① 詹姆斯·邦德是英国一本著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后成为神通广大的间谍的代称——译者注

劳，而不是埃尔富特。一家德国报纸一直认为，现在只剩下两张盖伦的照片。一位记者发现，盖伦在精神上是预谋暗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的同胞弟兄。另一位记者描述他在元首指挥部发生口角之后，曾向希特勒提出决斗，上述种种都是莫须有的。

只有能透过那种用特意编造的神话和别有用心的谎言构成的层层帷幕的那些人才能逐步识破盖伦的真实面目。他们发现，他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身体已经开始发胖，头发几乎秃光，胡子已经花白了。他并不象詹姆斯·邦德那样严峻好斗。他经常表现出在情报专家生涯中所养成的那种孤独的性格，正如美国《新闻周刊》所描述的那样，他好象是“德军总参谋部的一个冷冰冰的随军牧师”。

事实上，只有通过盖伦戎马倥偬的一生才能说明他的经历。他是在拥有十万人的德国国防军中成长起来的；他一直是一个几乎可以为任何政权服务的纯军事专家，几乎不受任何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影响。他以德国国防军为家。在那里，他汲取了“军队的绝对现实主义”的思想。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泽克特就是用这种思想使拥护君主制的军官团同当时的民主倾向隔绝的，这些军官在思想和行动上死板地保持着封建习俗。军事专家成了政界的对立面，德国国防军成了保守的资产阶级子弟的归宿，因为他们不愿接受民主共和的思想。

赖因哈德·盖伦还在上学的时候就迫切希望参加德国国防军。即使当德国在1914—1918年战败，职业军人前程暗淡的时候，他也没有打消这个念头。他曾向一个同学吐露说：

“军队将会东山再起，我要当一个军官。”后来，他总是满

怀豪情地回忆他参军的情景。他对一个访问者说，再也没有象德国国防军那样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了。因此年轻的盖伦想到军队找前途那是非常自然的。

尽管盖伦一家都是普鲁士正统派和忠诚的君主主义者，这个家族还没有出过干军官这一行的人。可是盖伦的母系（属于佛兰贵族的冯·韦尔组伊克斯家族）却出了一些军官。盖伦的父亲一度渴望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军人。后来他当上了图林根野战炮兵团的中尉。1902年，在埃尔富特兵营，他宣告，这天清晨五点钟，在勒贝施特拉瑟63—64号他的宅第里，他的妻子卡塔琳娜·玛格丽特生了一个男孩，取的教名是赖因哈德。

然而，瓦尔特·盖伦由于身体衰弱只好辞去军官职务。他有一个哥哥马克斯·盖伦博士住在莱比锡。马克斯·盖伦是费迪南德·希尔特出版社的合伙人，就是他介绍瓦尔特进入书店行业的。瓦尔特·盖伦当了该公司布雷斯劳分店的负责人，于是，他的家在1908年搬进了柯尼斯普拉茨大街漂亮的一号大楼，大楼底层就是费迪南德·希尔特公司的皇家大学书店。盖伦弟兄不久就加入了殷实的布雷斯劳社会头面人物的行列。

三年后，赖因哈德被送到康尼·威廉中学上学，他的数学和计算才能给这个学校的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同学赫伯特·乌尔班追忆说：“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计算家。”他对数学和公式有着强烈的爱好。他羞怯勤奋，在班上名列前茅，但他落落寡合，不跟其他同学接近。他得了“孤狼”这样一个诨号，他对其他同学的活动全然不感兴趣。然而，在一次讨论会上，他却证明是一个足智多谋的雄辩家。

他那非常清醒的头脑使他很快就知道他的前途之所在。在短期内，他在心中盘算着是否要学物理专业，但他很快就决定去当兵（那时他父亲正是现役军队的上尉）。他在1918年就已经准备参加他父亲的老兵种——炮兵。他在1920年顺利地录取（由于他的资历免去口试部分）之后，他申请当一名军官并获得批准。在1921年1月1日，士官生盖伦被派到一支西里西亚部队施韦德尼茨第六轻炮团。

等待他的是一种枯燥无味的生活。由于战败、裁军和通货膨胀，军队已经失去了他那诱人的光彩，军队能够向他的军官提供的几乎只有紧张的军务，微不足道的升迁希望和一种勒紧裤带的生活。即使这样，军队仍然保持着那自命不凡的信念，认为它是所谓（永恒的德国）的精华。德国国防军军官团就这样无可奈何地在服役的“天职”中寻求满足了。这种军队生活是非常严酷的，甚至就象盖伦那样聪明的军人都感到，在军队中顺着那个狭窄的阶梯向上爬是一件吃力的事情。年复一年，盖伦也没有得到任何重大升迁的机会。他学习了步兵和炮兵的科目，他在1923年12月份获得了少尉军衔。他被派到普鲁士炮兵第8团（即以前的炮兵第6团）第2连，从那以后，他就过着清扫马厩、秋季演习和乱嘈嘈的节日活动那种单调生活。

谢天谢地，在1926年，盖伦作为一个专心致志的骑兵，在汉诺威骑兵学校得到了一份美差。两年来，在骑兵学校对过施努雷饭店的定期午餐会（骑兵都在这里聚会）使盖伦在施韦德尼茨这种土里土气的生活中得到了补偿。接着，他在1928年晋升为副官，他必须回到他过去的那个西里西亚兵营，担任那个团第一营的副官。

但盖伦没有沉湎于军队的日常工作。他在1931年10月同腓特烈大帝的著名骑兵将领许扎尔斯的一个远族许扎尔斯中校的女儿赫尔塔·冯·赛德利兹-摩尔茨巴赫结了婚。这样一来，盖伦就同古老的普鲁士贵族有了联系，于是他又选中了另一个目标：他想要摆脱马厩和兵营，到参谋部工作。

从官方来说，根本就没有总参谋部这样的机构，1918年的战胜国不准德国设立总参谋部，同样不准德国对德国军官进行任何参谋训练。但在私下里，这样的机构却依然存在，挂着“军人办公室”的幌子。一些军区承担起被解散的参谋学院的工作，办起助理指挥官的训练科目，只有最优秀的军官才能参加这些科目的学习。盖伦参加了一次考试，通过了这道障碍。他从1933年10月1日起，参加了（柏林）第三军区助理指挥官学院训练科目。在1935年6月底，盖伦上尉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这些科目的考试。

阿道夫·希特勒的重整军备扫清了盖伦事业的最后一道障碍。重整军备给他的精力开辟了梦想不到的活动天地。同大多数的军官一样，他认为没有理由对纳粹的夺权感到遗憾。他在1935年进入了总参谋部（这时候军人办公室已恢复原称），在几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终于能够穿上有红色线条的总参谋部军裤了。他投身于军队苦行僧的秘密世界，这些人用地图、统计学和分析学研究未来的保卫战和进攻战。

在1936年10月6日，盖伦达到了每个雄心勃勃的参谋军官都想达到的目的，他被分配到总参谋部作战处。尽管一年以后，他转到工事处工作，作战处的工作仍然是他私下的爱好。后来他在1938年11月根据规定返回部队，负责格雷尼茨炮兵团第8连的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担任步

兵213师参谋部的高级参谋。

这是一个西里西亚后备师，这个师是在1939年夏天在韦尔克雷斯布雷斯劳建立的，由霍梅·德·库比埃将军指挥。也是南路集团军的后备师，开进了该集团军的左翼波兰。但它没有赶上这次战役。在波兰战役的第十天，这支军队得到了一个参加布楚拉战役的机会，在盖伦把他的队伍带进前线之前，波兰的抵抗就垮了。虽然如此，他的上级还是发给他第一枚铁十字勋章以表彰他的功劳。

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中将看中了盖伦少校。在发了勋章四天以后，哈尔德就把他调回总参谋部，象在1937年一样再次让他负责工事问题。实际上盖伦又回到了作战处，因为那时工事处已经解散了，它的一部分职务移交给了作战处。作为工事方面的负责，盖伦不久发现，自己参与了为总参谋部制订集中兵力和作战的整套计划的工作。他为下一步即将在西线发动的进攻制订了可能在法国进行阵地战的计划；他为德国占领波兰设计了一条对付苏联的防线；他还设计了反坦克壕。

盖伦现在成了哈尔德离不开的助手。他的名字引人注目地不断在这个大人物的战争日记中出现。他一再记下盖伦所提供的汇报：1940年1月29日：“盖伦：东部工事”；2月2日：“盖伦-雅可夫：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防御据点的准备工作”；2月13日：“盖伦：在东方修建工事的详细情况和向西方进军的计划。”不久哈尔德再也离不开盖伦的出谋划策了。在对法战役期间，他派盖伦少校担任16军联络官。在这个军担任参谋长的那个军官的刚愎自用不亚于莫德尔将军。后来盖伦又被派往同样难以相处的右德林将军指挥

的装甲部队。在1940年6月份，哈尔德任命他为自己的高级副官。

1940年10月，哈尔德为盖伦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叫他在阿道夫·豪辛格上校的作战处当东方组组长。于是，盖伦第一次同后来成为他终生职业的东方组发生了联系。根据具体分工，东方组是负责研究对多瑙河以北的东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的全面战略问题的。从此，俄国便开始对他产生了魅力。

由于晋升，盖伦同作战处处长豪辛格的接触更加密切了。豪辛格发现，他是作战处一位最有天才的参谋。1941年2月19日，豪辛格在盖伦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他的人品、能力和刻苦精神均出类拔萃。他的活动能力很强，且有先见之明。这都是一个参谋人员所应具备的条件。”一年以后，他又写道：“他为人谦虚、随和并异常勤奋。他对工作全力以赴。”盖伦与这位未来的德意志联邦国防军总监豪辛格之间的友谊必定会有着历史意义的，因为豪辛格使盖伦走上了从事谍报工作的生涯，而战后盖伦又在他的情报组织中为豪辛格安排了一个职务。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都成了德意志国防军的奠基人。

在豪辛格的作战处，盖伦越来越忙于研究法国和东方问题。在筹划德国占领的波兰的防御工事期间，他就发觉同苏联的冲突已经隐约出现。他基本上是反共的，但他却对一场俄德战争的前景感到恐惧。然而，在盖伦这位军事专家的脑海里，只有“服从”二字。他乖乖地去为他的主子们踏上了辽阔的东方大地。

他是制订进攻波斯普鲁斯和叙利亚计划的参与者之一。

他起草了占领希腊北部的作战计划。他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制订了一项征服南斯拉夫的计划。尽管幕后的筹划工作是由别人完成的，但在必须把希特勒进攻苏联的重大决定变成作战计划时，他却提了不少意见。盖伦在制订巴巴罗斯行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他还解决了后备部队往前线调动的问题，划清了前线集团军与后方部队之间的界线，解决了入侵初期的运输问题。

哈尔德满腔热情地提到：“盖伦的工作非常出色。”他对盖伦的勤奋工作给予特殊的奖励：1941年1月24日，在腓特烈大帝纪念日之际，他的日记中写道：“赠给我的参谋部军官每人一本《腓特烈大帝的形象》。在场的有：冯·洛斯贝格、冯·梅伦廷……盖伦。”三个月以后，他又亲自为盖伦戴上授与有功参谋的标准勋章——一级和二级十字战争勋章。

接着，德国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开进俄国。德国这部灰色的战争机器，似乎以其惯有的准确性，再次连连得胜。它所向披靡，击溃了防御者的全部反击，但是，盖伦这位总参谋部的现实主义者，却没有被这种现象所迷惑。至少早在1942年初，他、哈尔德和豪辛格都不得不承认，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很明显，人们都低估了敌人；总参谋部的情报工作没有做好。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哈尔德，对总参谋部那个名字稀少的东线情报处的工作的失败和错误越来越暴跳如雷。他负责研究有关苏联的战争潜力的全部情报的。他在1942年1月写道：这是情报工作方面的差错。他终于在1942年1月11日决定：“撤换东线情报处处长，因为他再也

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了。”

但是，谁又能中这位激怒未息的参谋长的意呢？哈尔德想不出任何合适的人选。后来，豪辛格推荐了他的得意门生盖伦。开始，哈尔德心怀疑虑，因为盖伦从来没有干过情报工作。然而，豪辛格却辩解说，盖伦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正是东线情报处”所需要的人选。哈尔德终于被说服了。最后正是他本人在盖伦的报告中写道：“他具有出色的技术才能、非凡的勤奋、卓越的计划能力和军人的锐气。适合担任总参谋部高级职务。”

1942年4月1日，盖伦中校被派到“东线情报处”工作。一个月后，他正式接替了该处处长的职务。从此，盖伦便开始了他那英雄般的传奇生活。

这项任命使他处于世界情报活动和军事情报工作的重要地位。过去，他对情报机关的间谍、信箱和密码很不了解，对敌情工作也很少接触。

他后来常说，在1942年以前，他“从未接触过同情报工作有关的任何事物”。时至1967年他还说：“我一直不愿学习现代语言，因为我是根本不愿从事情报工作的。”这种说法，无须认真对待，因为作为作战处的一个组长，他必须同情报机关打交道。况且，他们之间的合作也并非始终融洽。1940年10月，他曾同军事情报处就职权范围发生过一次争吵，结果军事情报处警告盖伦不要插手它的事务。

然而，通过对“东线情报处”档案材料的研究，盖伦却明白了军事指挥多么需要情报机关所提供的情报。“东线情报处”的千变万化的历史反映了德国情报机关的全部优点和缺点。“东线情报处”不了解情报机关的情报来源或它的价

值：它被相互竞争的情报机关和保安机关的各种各样的争吵和阴谋诡计搞得茫然不知所措；它往往把情报人员藐视为江湖骗子。东线情报处既是情报工作的受益者，又是情报工作的受害者。

盖伦认识到，他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情报机构，并提高情报质量，才能避免过去的错误。他还认识到，他必须击败情报对手和他们的阴谋。这就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机构。